

批判“四人帮”取消基础理论的谬论

潘 因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也将罪恶的黑手伸进了科技领域。他们丧心病狂地反对和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诬陷和迫害敬爱的周总理，竭力反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

毛主席和党中央从来就是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周总理受毛主席、党中央的委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了报告，他强调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吋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末，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

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同年，在编制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亲自指示要制订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的规划。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六三年，我国又制订了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又一次指示不搞理论是不行的。

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敬爱的周总理亲自过问下，正确地处理了理论工作与技术工作之间、长远需要与目前需要之间的关系，妥善地安排力量，通过两次规划的贯彻实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飞跃发展。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工作体系，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促进农

业、工业和国防的现代化，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六四年，我国爆炸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一九六五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一九六七年，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一九七〇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反动气焰。

(二)

我国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原订的科学技术发展前景规划已经提前完成。为了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在一九七二年前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讲话和批示。周总理指示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要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到应有的理论程度；要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他督促有关部门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周总理指示要把大学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周总理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推行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罪行，号召科学工作者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四人帮”对此又怕又恨，利用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大批所谓“刮理论妖风”，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反革命“围剿”，抛出了种种妄图取消基础理论研究的极其荒谬的论调。

谬论之一曰：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姚文元恶毒攻击周总理“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其实最不懂马克思主义”，公然提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础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那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

毛主席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各个时代的各种哲学，不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而且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唯物主义哲学总是同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着，以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重要立足点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以及批判地吸收以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果；同时也综合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革命导师总是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对待自然科学每一重大发现和基本理论的提出。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是“写得简直好极了，”“非常意义”，马克思说：“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

然科学根据。”恩格斯也指出，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日益证明和充实唯物主义哲学的原理，使唯物主义哲学改变自己的形式和丰富自己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列宁说：“现在的任务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革命导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新论据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关注。

自然科学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又总是处在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潮的影响之下的。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发展的自然科学，一进入理论的领域，就不能没有哲学思想的指导。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反动文痞姚文元所鼓吹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毛主席所批判的“代替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从来就反对那种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所谓“科学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曾经流行过一种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自然哲学。它企图不依据实际材料，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未知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去填补现实的空白。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人们可以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正确地去观察和研究自然时，自然哲学就最终地被清除了。当杜林妄图修正马克思主义，捡起了黑格尔的“世界模式”，步黑格尔的后尘把它套在自然界上声称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然哲学体系时，恩格斯立即予以痛斥，指出“**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妄图取消基础理论，竟然效法杜林，搬出了这些早被批倒了的破烂，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无耻和虚弱，和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本质。

谬论之二曰：基础理论被资产阶级学者吹得神乎其神，是旧教育遗留下来的偏见；是玄而又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东西，必须抛弃。

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知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哥白尼的日心说、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等等，也都不是哪个阶级吹出来的。当然，自然科学是靠人去搞的，不可避免地会渗入人的阶级意识，达尔文在他的学说中关于生存斗争部分，就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来。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功绩，同时也严肃地批判上述的错误。对古今中外的自然科学遗产，都有批判地继承与发展的问題。不能不分析地一概照搬，也决不能不分析地一概排斥。

“四人帮”大肆鼓吹科学技术是上层建筑，把基础理论一概标上“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予以否定。为了论证大学的基础理论课都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东西，应该“坚决反对”、“必须抛弃”，他们居然断章取义地引用列宁的话，列宁的原话是：“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拥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决不能象旧学校那样，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对照列宁的原话，立即戳穿了“四人帮”的鬼蜮伎俩。列宁在这里批判的，不是别的，正是“四人帮”的那种谬论。正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对一些大肆宣扬什么“曾经有过封建的几何学，后来又有过资产阶级的几何学，那末现在需要有、也会有无产阶级的几何学”，以及“阶级的数学、阶级的天文学”等奇谈怪论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进行无情的痛斥。列宁说：“作者应该学习的不是‘无产阶级’科学，他应该进行普通的学习”，“要知道，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里泛起来的沉渣，这些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功臣”、“旗手”的“四人帮”，不就是那种“无产阶级文化派”吗？

谬论之三曰：提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就是搞理论脱离实际。

“四人帮”叫嚣“走资派”所提倡的基础理论就是“万万不能接触生产实践”，“一点也不能与生产实际沾边的东西”。他们把基础理论同脱离实际划等号，是对周总理指示的肆意歪曲和诬蔑，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丑恶嘴脸。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因此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也是极其宽广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除了为生产斗争服务外（其中有的是当前迫切需要的，有的是长远的任务），还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服务。联系实际，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联系生产实际或当前的生产实际。“四人帮”把生产实践当成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唯一源泉，实质上是妄图取消科学实验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

毛主席早就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人类的三大社会实践。大家知道，自然科学认识活动首先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生产实践决定着自然

科学的趋势、方向、速度和规模。这是主要的。但是，科学实验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也是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自然科学不仅从生产实践和从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中获得了大量的材料和知识，而且还从实验室中，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或运用人的感官能力所不能及的研究工具，取得在生产实践和对自然界直接观察中所得不到的或不易得到的材料。这就使得自然科学有可能借助实验，超过生产实践所提供的材料基础，走到生产实践的前面，更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揭示自然规律，为生产开辟新途径。当然，应该看到科学实验同生产斗争的密切关系，把它们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以为有了科学实验，自然科学便无需依赖生产发展，是极其错误的。从实验室中得到的知识和理论，要运用到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去的时候，仍然需要由生产实践（包括中间试验等）来复核、丰富和发展。而且，科学实验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生产能够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

人的认识总是由少而多、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只有当人们比较深入地认识自然界规律的时候，人们才能使这些认识对生产实践起指导作用。自然科学某些基本理论的重大发现，往往当时是无法预见它的实际应用的。如生命起源、细胞起源、天体演化等，这些研究工作都属于比较长远的探索性课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生产不能有直接的帮助，但总有一天将大大提高人们认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对生产发生巨大的作用；或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新论据，有力地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张春桥别有用心地讥讽基础理论是“三百年以后有用”，是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恶毒攻击。

“四人帮”鼓吹的“代替论”、“无用论”归根到底是取消基础理论研究，妄图破坏我国完整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研体系。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研究队伍，搞乱了工作，严重地破坏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使我国避免了一场历史大倒退。我们科技工作者欢欣鼓舞，豪情满怀，坚决和全国人民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彻底揭批“四人帮”，把我国科学技术与研究工作的推向前进。我们一定要更好地贯彻实施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系列指示，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